

# 现实与浪漫的唯美演绎

——读冰虹小说《飘影》

卢 政 姜家君

冰虹是我国近年来快速成长起来的青年女作家、女诗人,发表在《山东文学》2008年第5期上的中篇小说《飘影》是她新近奉献给读者的又一篇力作。

《飘影》成功地塑造了宵旦——一个执着追求美与爱的女性,其丰厚的现实内容和精神内涵给读者以巨大的心灵震颤。作者用诗一般优美的语言与意象,触摸和探索了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把现代情感中爱的背叛、爱的迷茫、爱的执着与坚定,把现实与浪漫、真与美,都在审美观照的层面上有机地统一起来,为我们成功演绎了一个动人的情感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传统的,但又超越了现实、超越了传统,因而蕴涵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小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是作者对生活、对情感的深刻体验,一是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它们就好像冰虹为自己的作品插上的两只翅膀,使飞翔成为可能。

首先,作品对现实与浪漫的唯美演绎源自作者对生活、对情感的深刻体验,真挚而纯粹。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sup>①</sup>只有发自内心真实情感的诗篇才能打动读者。“真正的艺术之花,是作者用生命和感情的汁液浇灌出来的。情之贵者,莫大于真。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是人们与客观事物发生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心理情愫”<sup>②</sup>,而在艺术创作中它则成为创作者能否创作出优秀之作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痴迷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冰虹总是徜徉在文学和梦幻的海洋,她的每一个日子都长满了茂密的诗的绿叶。作为一个人生的虔诚歌者,冰虹坦然地栖居于诗意之中,携着众多的音符去构筑艺术的精神空间。冰虹把自己纯真质朴的情感灌注于整个创作过程中,渗透在字里行间。《飘影》以第一人称叙述,直接以“我”,即女主人公宵旦的口吻倾诉,心理描写极其生动、细腻。如果说故事是平实的,它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则是跌宕的。自怜的温情、母爱的光华、幸福的生活如一船星辉,爱情逝去的执着又如耀眼的火焰,让我们感动不已。

作品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如水般的女子,时而莺莺细雨、脉脉温情,时而珠玑散落又双眸如炬。

作品立足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即作家对时代、社会与现实人生所具有的正视直面、热情拥抱、深刻体验、如实反映的精神,以一个小女子的特殊视角及内心感受为线索,探索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真假、善恶与美丑,探索了人性的贪婪、现实的残酷与爱情的易变。在这个“新自由”的情欲泛滥时代,爱情的有与无,忠贞与背叛,获得与毁灭,坚信与怀疑,这几乎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无止境的探索历程。作家以“飘影”为题,或许正是比喻爱情如一个飘渺而虚幻的影子,留不下也抓不住。女主人公宵旦亲眼目睹了暗露的爱情悲剧,直至死亡,使得她对自己一心追求的爱情理想产生了怀疑,毁灭了少女初成的爱情童话而退回到心的角落。在宵旦那里,爱情亦是苦难。她固守着女人间纯真的友谊,实际是守护着自己纯洁的心灵空间。当她的扉终于向蓝消开启时,她尽情地享受着爱情的幸福,享受着做母亲的快乐。这种幸福是热烈的、极致的,却也是短暂的。蓝消的出轨,“为我设置了爱情的坟墓”,把“我”从峰顶摔倒了谷底,“我的心寒烟如注,陷入了黑夜”。美好与鞭子如影随形,幸福和痛苦相伴而生。“我”是痛苦的却并未因此而沉沦,镜湖的出现又给“我”带来了爱情的希望,“我的生命像一团火焰再次熊熊燃烧”。但没想到的是,这场爱情只不过是另一次痛苦而已,不禁让我们唏嘘不已。从一定意义上讲,宵旦其实就是作家自己,她直面生活,通过敏感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悲苦、爱情的短暂与虚无,也亲身体验着处在情感变换间的现代人的疲倦与迷茫。

作者以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作品中寄予了自

己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与真切的道德关怀,弘扬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和价值追求。小说的内容是现实而残酷的,是禁不起追问的现代生活和爱情,是忧郁复杂的人性和灵魂,但在灰色的底调下,作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明亮的通道。作家于传统的爱情故事中又超越了传统,以特有的悲悯情怀,为我们彰显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力量,即执着的对爱的信仰,同时它又是浪漫和唯美的。人死固然可怕,但如果连拥有理想的勇气都没有了,就更为可怕。拿什么来拯救爱情和灵魂?我们不能解决,却可以直面。因为执着,生命更体现出真美的价值,也更加的热烈,它在宵旦这个柔弱的女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她的爱如飞蛾扑火,奋不顾身,为爱来而生,为爱去而死,如一团明亮的火焰,照亮了人生,也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小说写道:“心中仍有梦想,尽管它深陷哀怜的境地,但却绝不衰朽。”《飘影》无疑是一篇精彩的小说,它的精彩在于随着故事的推进,将现实主义与浪漫精神合二为一,最终实现了精神的升华。

其次,作品对现实与浪漫的唯美演绎基于作者纯熟的创作技巧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作者展开故事的方式,即叙述结构是诗意与浪漫的。小说以一个梦幻般的故事开篇:“我”是一朵红色的花儿,由红花“飘到人世”,化为“光洁的女子”,“双唇依然明艳”如花……小说的引子就如讲述一个神话故事,将读者引入了一个朦胧与神秘的梦幻境界,然后现实的帷幕慢慢拉开:一个美丽的女子,遭遇爱情的幸与不幸,如同花朵时而黯淡、时而怒放,经历死亡的洗礼,最后得以重生。“我依然是那朵花儿”,经历了痛苦却更加勇敢与坚强。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变化使读者的心情也随之或明朗或低沉。这种结构与情节安排的落差,造成

阅读中的陌生感,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享受中不自觉地产生情感共鸣。文章是动态的,似一朵花的开放过程,由一个花苞慢慢舒展,花蕊热烈的绽放,经历过风雨洗礼,依然挺立风中,一如出生般明艳,却有更加成熟与坚定的风韵。作者不愧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

“语言是情感的载体,要更好地表达情感就要熟练地驾驭语言。”<sup>③</sup>这部小说的浪漫唯美还源自于作者的诗化的语言。作家海男曾说过:“我始终觉得作品是用语言讲故事的,如果一个作家失去了语言的独创性,无论他讲什么故事,都会失去写作的意义。”<sup>④</sup>冰虹的《飘影》是诗化的小说,以小说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诗歌符号,抒发内心热烈的情感。贯穿全篇的是“红花”与一个女子的纠葛。“莲花的美”,“一朵桃花和一朵桃花紧靠在一起,花瓣慢慢张开着,花香馥郁”……这些独具一格的优美语句使小说犹如花语,娓娓道来,柔弱又凄美,浓烈又灿烂。《飘影》通篇是诗的短句,形容词的运用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使得小说感情的抒发真挚而深刻。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她是诗意的虚幻的朦胧的”,“她的眼神清淡幽美朦胧感伤余情袅袅”……这是一场华丽的语言大餐,比喻、拟人、感叹、排比的运用非常之多。感情达到高潮时,

作家直接用诗来宣泄,似一幅泼彩的水墨画,直任心情随意挥洒,字句间都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小说同时又闪现着哲理与智慧的光芒,使华丽也有了生命的深刻与凝重,“唯一存在的人是梦想的人”,“死亡像家一样亲切”,“隐藏是一种智慧,一种美德”,“爱的意义只在于爱”……冰虹为我们展示了一场宏大的语言视觉盛宴,语言铺陈华丽,浪漫而唯美,显示出她极其丰厚的文学功底。

随着故事的推进,语言与结构的变化接随其后,情感喷涌而出,如一场风暴,风卷进石头和沙砾,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它就像一曲舒缓又激越的旋律。这正是作者的叙述策略,静蕴含着动,动则极动。叙事的节奏与主人公的情感深入完全相合,小说的力量在故事中完全得以彰显。

《飘影》无疑是一篇成功之作,冰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触,触摸和探索人物的灵魂深处,将现实精神与浪漫情怀用诗一般优美的语言,演绎到唯美的极致。冰虹是一个用心灵和生命写作的作家,她的小说用情至深,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卢政 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学院  
姜家君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 注释

①白居易:《与元九书》,《白香山集》卷二十八,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第26页。

②③李丹宁:《善良:引领女性回家的通道》,《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

④海男:《我对自己身体了如指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8c684e0100023c.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8c684e0100023c.html), 2008-10-09。